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疑辨證卷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劉家瑛

詩疑辨證卷六

上海黄中松撰

假以溢我

毛傳訓假為嘉溢為慎本爾雅釋詁也鄭箋假訓同而溢訓為盈溢之言陸氏釋文曰慎本或作順按爾雅云毖神溢慎也不作順字王肅崔靈恩申毛並作順解今攷爾雅云毖神溢慎也又曰溢慎靜也又曰鞫訩溢盈

也又曰舒業順叙也舒業順叙緒也是順義果未甞與溢通而溢則與愼通而又有盈義鄭雖與毛異亦本爾雅也孔疏申毛引舍人曰溢行之愼故言文王以此嘉美之道戒愼我子孫而申鄭引孝經滿而不溢是溢爲盈溢之言又云下句即云我其收之溢是流散收爲收聚上下相成於義爲容是左袒鄭也後儒於溢字多從鄭義而假字各自立説歐陽永叔以爲不以禮假人之假李迂仲范逸齋從之言物有餘則可假水有餘則必

溢文王以有餘之德及於我也蘇頴濵以假爲大呂東
萊張叔翅從之言文王之德甚大其餘澤浸被於我也
朱子初說云溢盈而被於物也收受也言文王之德大
而被於我我既受之矣是溢訓從鄭而假訓從蘇也及
著集傳則據春秋傳何以恤我之文而謂何之爲假聲
之轉恤之爲溢字之訛其說創自朱子但杜預注此爲
逸詩而玩何以恤云者似望文王有以恤我之詞又似
未知文王之所以恤我而自問之詞語意未圓而於上

下承接之間文氣亦未協且一句之中譌訛如此一部詩經何以據信本句賴有春秋傳可證耳其他不見春秋傳者將一無訛乎將以訛傳訛而姑聽之乎破字之病朱子嘗痛譏鄭氏矣似不若仍從初說之為得也

維清篇

序曰維清奏象舞也攷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清廟大武是詩篇則管象亦當是詩篇然曰歌清廟舞大武即今詩

篇之名此獨曰管象而不言管維清則象爲詩篇而未必即維清之詩矣又序但言象舞而後人有文舞武舞二說鄭箋曰象舞象用兵刺伐之舞孔疏申之曰文王之樂象箾與南籥各是一舞南籥既是文舞象箾當是武舞也又引服虔〈曰象文王之樂舞象也箾舞曲名言天下樂削去無道〉杜預〈曰箾舞者所執南籥以籥舞也〉注而言箾爲所執未審何器以箾爲舞曲未知何本要知箾與南籥必是此樂所有是孔氏亦不能有所確據也而鄭孔之說更有難安者鄭以文王之

典為征伐之法文王受命七年五伐也夫典者國家之紀綱法度也所該甚廣我將言儀式刑文王之典豈當儀式刑於文王者獨征伐之法乎鄭於我將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以自施政於天下夫曰常道曰施政豈征伐之所能盡乎是此箋之謬鄭氏巳自知之矣孔氏言文王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為舞號其樂曰象舞至周公成王時用而奏之於樂詩人以令太平由彼五伐覩其奏而思其本故述之而為此歌夫古人

作樂有聲有容二者不可偏廢文武二舞容也所奏之詞聲也武王既作象舞則已作象樂之詩故周公得用而奏之是已乃謂詩人覩其奏而爲此歌則此非象之樂章矣孔子删詩樂之見於風雅者如關雎鹿鳴皆樂也而皆存之何獨於頌中反舍樂章之正詩而取他人剽作之浮詞乎且武王既作象樂之後何以秘而不宣至成王周公時始奏之耶將武王祭文王時反不用樂耶抑别有他樂耶文王功德甚大太平之業亦甚難而

有漸其本不在擊刺夫人而能辨之矣孔氏又以記言升言下謂彼象非此篇下管象者謂武詩耳夫下管象已是武詩記何以又言舞大武乎故朱子不從而泛指為祭文王之詩就經釋經最為簡當後人以祭文王之詩已有清廟維天之命為疑近日安溪李氏詩所云清廟方祭之詩維天之命祭而受福之詩維清祭畢而送神之詩分别三詩之所用確然不易然後朱子之說定當為正解但清廟不言營洛邑朝諸侯而朱子既從序

此詩雖不言象舞之事安知序說之必無據也孔氏左傳疏云舞時堂上歌其舞曲則是堂下奏象舞而堂上即歌維清也其說爲優張橫渠從鄭以此舞爲武舞而劉原父則以爲文舞謂將舞象則歌維清將舞武則歌大武李迂仲從之據經言文王之典不言征伐之典足知其爲文舞也故以禮之象即詩之維清較爲直捷而下管云者觀書稱下管鼗鼓管固堂下之樂也意維清之詩一人唱而三人和其瑟則朱絃而疏越使其聲濁而

遲不以亂人聲所謂堂上之樂以人聲爲主故曰升歌清廟之詩雖亦歌於堂上而堂下則簫管並舉八音齊作人聲管聲相和故稱下管初不以父子之異而一升一下也孔氏之詩疏誠不若左傳疏而詩貴人之善讀不容固執耳

烈文篇

釋經必有所據所據既確則不必復疑矣烈文之序以爲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詩於理亦可通但其意一似

成王前未主祭者鄭康成泥之遂謂祭於祖者告嗣位也更似成王前此并未即位今因即政而後即位者夫武王崩成王已即位特以年方幼冲未能涖政故周公攝其政非攝其位也攝政七年退而復辟復其政非復其位也大古一誤流於誕妄不可不慎也朱子以為詩中未見即位之意故定為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近有謂此什方歷序內外之大祭不應列獻助祭之作而疑為祫祭大廟之詩者夫詩篇次第前後倒置

者甚多玩無封靡二句是戒勉之詞非稱頌之詞也朱

克升云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歌烈文其

在此時歟疑而未定也夫説莫患於無據耳既有儀禮

明文復何疑乎朱傳當已

錫茲祉福

錫茲祉福句毛以爲文王錫之蓋言成王於祭末呼諸

侯而戒之曰我先君文王賜女以此祉福也鄭以爲天

錫之蓋言工天賜我文武以此王天下之祉福也歐陽

永叔謂宜從毛義但不宜專屬文王故以為文武所錫得告勑助祭諸侯之體與子孫保意相合又與末句不忘意相應其義較毛鄭為優朱子以為諸侯助祭使我獲福是諸侯錫此祉福也於惠我無疆句承接最順嚴華谷從之而所謂祉福者指夾輔以興周祚言也楊用修譏之謂祭而受福不歸功於祖考乃以為臣下之力失立言之體夫言各有當也因祭祖考而作樂自當歸功於祖考若因獻諸侯而作樂自當歸功於諸侯耳祉

福之錫雖本於祖考而諸侯助祭能誠敬以格神使神
悅而錫我以祉福即可謂諸侯錫之矣朱傳未可過譏

無封靡于爾邦

毛傳曰封大也靡累也崇立也王肅述毛云武王得天
下因殷諸侯無大累於國者就封之也鄭箋以崇爲厚
王其厚之謂增其爵土也孔疏申鄭云無大累于其國
爲王者勸誘之詞其實小累亦不可也是疏家已覺箋
義有罅漏而補苴之矣夫進爵益地所以勸有功倘無

大累豈容遽膺此賞周書世俘解云武王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服國六百五十有二則黨惡之甚者弔伐加焉苟無大累之國則復其位而安其故毛說優巳但孔疏申毛引左傳封豕長蛇封與長為類封豕為大豕故封為大靡是侈靡奢侈浮費是罪累之事故靡為累釋詁云崇高也高是立之義故以崇為立因封與長類而知為大因侈靡而轉為累因高而更為立其義頗迂又詩因即政而祭祖考自必六服咸在乃不稱美有大功之

諸侯而獨舉無大累者言之乎本句既稱無大累下文念茲戎功句語氣不接矣朱傳所引或說本王安石云無封以專利無靡以傷財字義頗順

無競維人

按本句毛氏無傳毛於抑詩亦止云無競競也鄭箋曰莫彊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孔氏即用箋義申傳諸儒王李范呂黃俱從之獨歐公以爲非詩人之本義而以爲莫彊於人乃以其一身所修而爲四方之訓者王也其可

不顯明其德而使百辟爲法乎朱傳本其義朱備萬申之曰道者天下所共由德者人心所同得故施諸當世而人心無不服傳之後世而人心不能忘甚爲暢達但思人能行道道具於人則謂人爲道固無不可而德亦人所同得人亦不可以不修德既可以道爲人亦可以德爲人言人而道與德統舉之矣詩人何爲獨以道屬之人而别德於人之外乎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是人必合於仁而後謂之道若只言人未知其果合乎道否也如以天地之性人爲貴而謂人

為人之道則所謂顯德者無非人之道耳何必重言之觀抑詩與此篇俱以人與德對言鄭說不可盡廢

天作篇

序曰天作祀先王先公也孔疏以為四時之祭也經所陳惟有先王之事序并言先公者以祭祀實祭后稷故及之蘇子由李迂仲輩俱有時祭之說攷周禮司服享先王以袞冕享先公以鷩冕則二享不同服亦不同時矣不知所謂時祭者各就其廟而祭之歟抑合主於太

廟而祭之與合祭於太廟何以上不及太祖下不及武
王而獨舉太王文王歟賈公彦謂天作詩是祫之祭祀
在后稷廟孔氏既辨之曰若是祫祭作序者言祫於太
廟則詞要理當何須煩言先王先公也則以爲各就其廟
而祭之矣各就其廟而祭之不知此詩之作歌於太王
廟歟歌於文王廟歟抑二廟俱歌此詩歟如歌於祭太
王之時則不祭文王而何以頌文王如歌於祭文王之
時則不祭太王而何以頌太王歟若二廟同歌一詩則

周公才竭而爲此通奄之詩歟朱子定爲祭太王之詩
朱孟章申之以大武篇爲例曰祭父而并及其子者表其有後也祭子而上及其父者表其所自也其言曉暢通達有功朱傳而後人終以詩言
太王文王安知不祭文王爲疑是從序說則增詩中所
無之先公從朱傳又除詩中所有之文王均有未協范
逸齋謂成王即政之初因美岐山而思太王文王是時
制作未備故合而祭之錢氏田間詩學引鄒氏曰此祭
岐山之詩攷易升之九四曰王用享于岐山則周之祭

岐山實爲有據葢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亦祭其封内山川文王恪守臣節而岐山之享固其職也成王周公時禮明樂備以周之王業起於岐山祭而報之宜矣而大王始遷於岐有脩平啓闢疆里宣畝之功所謂荒之也文王繼治於岐有發政施仁惠鮮懷保之德所謂康之也則祭岐山而必及二王更無容疑之舉者又宜矣詩人所陳皆據實之詞無可增亦無可除也此說爲當

彼徂矣岐

按注疏及宋初諸家本俱矣字絶句朱子據沈括之説定為岐字絶句攷後漢書南蠻傳引詩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注引薛君章句云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歸往矣易道謂仁義之道易行故岐道險阻而人不難又劉向說苑尹文對齊宣王引詩岐有夷之行薛韓詩說也劉魯詩說也皆矣字絶句與毛同則三家合矣況即經文觀之上言彼作矣下言彼徂矣兩兩相應當從古說為妥且朱子既知彼書岨但作徂沈

氏誤引而矣字正作者如沈氏說今集傳者字仍作矣則
祖字亦不必作岨矣鄭訓徂為往與薛合而以夷行為易
之道孔氏申之謂此君其性彼健和易彼健與和易實
屬兩事今於一夷字中得之誠為衍說集傳以行為路嚴
緝更謂不止言道路見地闢民聚為都會之地矣觀詩言
柞棫拔道兌夷喙民歸乃所謂岐有夷行也嚴說為得

昊天有成命篇

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孔疏曰於南郊祀所感之天

神於北郊祭神州之地祇也雖南北有異祭俱在郊故總言郊祀也今攷杜氏謂周制禋祀畢獻之後天子舞六代之樂若感生及迎氣則舞當代之樂其樂章用昊天有成命天子親在舞位則孔說可信矣孔又謂其祭南郊鄭云夏之正月其祭神州之月則無文此序同言郊祀蓋與郊天同亦夏正月也李君郁云據詩序以為合祀天地無疑蘇東坡云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昊天有成命詩序乃合祀天地之明文也合輩遂以此序為合祀天地之証乃鄭孔以天神有五帝不言地祇亦有五今此周人所祀感生之

帝蒼帝靈威仰也所祀地祇神州之神也玄鳥疏言商人感黑帝汁光紀而生則所祀感生帝當爲汁光紀矣不知所祭地祇即神州之神乎以一地祇而歴配五天帝此何禮乎周禮冬至日祀天神夏至日祭地示禮記就陽苔陰用辛用甲之典自有明文後世主合祭者多依托附會以成其説實不足據即以此詩爲祫祭天地而作自當歸功於天地之眷佑如漢武帝郊祀歌其帝臨章曰帝臨中壇四方承宇又曰后土富媪昭明三光惟泰元章曰惟泰元尊媪神蕃

釐此皆歸功天地之詞也今經文言天而不言地言天者止一句而於文武之所以成王業者至六句之多祀天地而歸功於祖考何以見天地之明況而今日必宜祭之乎生民尊后稷以配天也而曰上帝居歆我將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也而曰維天其右之天帝固無二而后稷文王之外不聞復有人配之矣今祀天地而曰二后受之將武王亦配天乎申公說以此為康王禘成王於明堂之詩此雖後人偽託而足與朱傳相發明也李氏謂此祔成王而稱二后

猶執競祔康王而兼言文武盖祔祖則告考也此說得之

成王

毛氏此詩基始命信宥寬密寧緝明熙廣單厚肆固靖和云云俱用國語文而成王無訓於執競篇云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鄭氏於此詩云文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孔疏云韋昭曰謂文武修已自勤成其王業非謂成王身也鄭賈唐說皆然是時人有疑是成王身者故辨之也三家之說相成詩與國語之成王

俱不作成王身解也賈誼新書曰成王武王之子也歐陽修本之作時世論云所謂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當為康王以後之詩蘇傳復從毛鄭且辨之曰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也吕東萊信之即朱子初說亦云天將祚周以天下既有成命矣文武受之將成其王業不敢康寧後著集傳乃據國語采歐說而定為王誦之謚蓋國語叔向曰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詳其文義實

指成王之身也正猶子思所謂文王之所以爲文班固所謂尊號曰昭不亦宜乎者爾國語之成王爲成王身則詩之成王亦爲成王身矣夫毛鄭之説義迂而難通賈歐之説理簡而易明學者以平易求詩與其迂而曲也不如其簡而直矣況基者非必造之於始之謂亦承之於下之謂也如曰邦家之基者豈必大王王季之臣乎又執競曰執競武王曰不顯成康語意相對俱當爲謚法曰自彼成康彼者指人而言於文義更順矣若以我將時邁之間不應次

以康昭以後之詩為疑則經遭秦火之後篇章錯雜者甚多固不獨此也若以書之成王畏相唯助成王德及詩之成王之孚武王靡不勝俱不可作謚解為難此又不隨本文之上下以求通而徒逞其辨反失正旨者也俱屬不必

肆夏

朱傳曰或曰此詩即所謂肆夏以其有肆於時夏之語而命之也攷周禮春官鍾師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鄭康成曰夏大也

樂之大者有九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客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祴夏公出入奏驁夏是也杜子春曰肆夏詩也春秋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肆夏與鹿鳴文王俱稱三謂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詩也國語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所謂三夏矣呂叔玉說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也故時邁曰肆於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王之多也故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渠大也言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引呂說以時邁執競思文三詩配

周禮九夏之三章昭國語注云肆夏一名繁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雖小異而大旨則同今觀三詩之詞合之三夏之所用有不可解者肆夏為尸出入所奏之樂則如鳧鷖之美公尸者方稱而奏此巡狩告祭之章於義既無所取若夫奉牲以告如我將云我將我享維羊維牛庶或近之乃向牲而望其降福之多真覺無謂至於四方來賓歌載見可也奏后稷配天之詩更為不類周公制禮決不任意取用龐雜至此也又鄭康成謂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樂崩而亡賈公彥謂以鐘鼓奏九夏者堂上歌之堂下

（以鍾鼓應之）以九夏為有詞劉原父（謂傳稱金奏肆夏工歌文王夏爲金奏詩爲工歌則夏非頌篇矣）鄭漁仲（謂九夏堂下之樂但有其調耳）則以為無詞攷儀禮大射儀賓及庭奏肆夏其時歌工未入則九夏似非詩歌又九夏乃朝廷大典所繫且為周公元聖所作古詩三千孔子刪存三百何不於變風變雅中再刪九篇反於周公之制作概為剗削乎則劉鄭之說似可信但周公制禮禮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詩即樂章也無詩何以言樂九夏既為樂而必以為無詞此先儒之所由聚訟也

若明鄭世子鄉飲詩樂譜謂夏大也大雅也王夏文王也肆夏大明也昭夏緜也納夏棫樸也章夏旱麓也齊夏思齊族夏行葦陔夏既醉驁夏假樂也王平仲又以九夏為大禹九章功以九叙故其數有九此皆近於穿鑿至皮日休補九夏更不自量矣然則朱傳所引或說似可不必

立我烝民

按立字毛氏無傳鄭氏據書益稷烝民乃粒之文云立當為粒箋曰昔堯遭洪水黎民阻飢后稷播殖百穀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書注粒米也　又養也孔疏謂

毛無破字之理必其不與鄭同宜為存立眾民也后稷播殖百穀存立我天下眾民之命也李迂仲謂二說皆通黄實夫謂鄭氏輕改經文予所不取不若毛說為當呂記亦引用孔氏申毛之說蘇傳云堯遭洚水之患黎民阻飢后稷播百穀以食之然後民復粒食也朱傳云立粒通則從鄭朱氏素不喜鄭氏破字之例此蓋以尚書可據與然如字解義自可通孔疏有功於毛傳即有功於詩義矣蓋此烝民生之者天而養之者君也生之而無以為養則其生將不殖無以自存立矣后稷教民稼穡五穀熟而民人育民

既有以厚其生斯能存立是爲立我烝民也尚書后稷播殖百穀烝民乃粒正后稷所以立我烝民之功也援書以證詩則可改詩以從書殆於不可

莫匪爾極

毛傳訓極爲中鄭箋曰天下之人無不於女時得其中言反其性也孔疏曰北極居天之中故謂之極是爲中之義也毛氏師傳有自鄭孔二家俱申明毛義也蘇傳曰使稷有粒食之功而無皇極之德物我之迹存于心則安能使常于時若此其廣乎呂記亦從毛范逸齋

曰是中也人性之所同有故曰爾極嚴華谷更引康衢爾極洪範女極君牙惟爾之中及天保爾德以證之實爲有據朱子論洪範之皇極云漢儒說中字只是五事之中猶未爲害最是近世說中字不是故於此詩改訓極爲至而意猶未明復益之曰德之至而極之義乃明此固本蘇東坡洪範之解也蘇云至而無餘謂之極然但言至則所至之境未知其善與不善也必俟朱子自補之而始知其爲德之至也頗覺詞費似宜從古

來牟

來字毛傳無訓而牟字訓爲麥鄭氏據泰誓五至以穀俱來及書說烏以穀俱來云穀紀后稷之德而以牟爲麥來則往來之來也攷劉向封事書引詩貽我釐麰云釐麰麥也始自天降許慎說文云周所受瑞麥來麰一麥二夆象芒刺之形天所來也言自天降言天所來與鄭說合矣矣趙岐孟子注云麰麥大麥也班固典引曰玄秬黄麰文選注引韓詩貽我嘉麰薛君曰麰大麥也陸氏釋文曰牟字書

或作𪎊或作麰是牟與𪎊麰字形雖異而以為麥且以為一麥則同也張揖廣雅始分為大小二麥朱傳從之劉瑾又引本草證之小麥味甘大麥味鹹固為不同而漢桓帝時童謠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麥之分大小也信矣今觀鄭氏劉氏許氏之說以牟為麥以來為自天來歐陽既譏其誕妄李迂仲謂泰誓三篇乃武王之事此貽我來牟乃后稷之事鄭以武王之事為后稷之言其說不待辨而自破者是已毛公班氏趙氏薛君之說以牟為

麥而來字尚虛懸朱子本廣雅不知廣雅復何據也故朱子於此篇分釋來牟而下篇云來牟麥也不全信廣雅之說耳歐陽謂孟子言麰又言麥明非一物爾雅釋草載詩所有之穀甚多獨無麥謂之來牟旁攷六經牟無義訓多是人名地名耳來牟之義未詳闕其不知可也此固釋經慎重之心而羅願（據劉向說）馮復京（據韓詩說）俱以來牟為一物錢天錫謂麥為首種春秋無麥則書故郊禖特舉之其言亦有理觀臣工於暮春後言將受厥明其為麥也可無疑強分

大小羅云小麥例須下田大麥則不然詩所謂青青之麥生於陵陂者謂大麥也則不必爾

臣工

序曰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孔疏謂周公成王時諸侯以禮春朝因助天子之祭事畢將歸天子戒勑而遣之於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蓋周家以農事開國故於廟中訓勑諸侯以祖德而其詩列於頌理固可通朱子改為戒農官之詩就經釋經焉爾攷周禮司儀職云諸侯相為賓及將幣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工相入則諸侯朝天子亦應

唯上相入廟此詩戒勅卿大夫及車右似非廟中事故朱子不取然孔氏謂此諸侯將歸遣之於廟是召入而戒之非致幣之類已豫爲彌縫之矣竊觀月令孟春天子耕籍親載耒耜措之參保介之御間此詩言保介則爲耕籍之詩明矣鄭康成注禮箋詩皆以保介爲車右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者孔氏謂耕籍勸農此人與之同車置田器於其間當見勸農故勅之范氏謂保介既衣甲持兵則卒伍之中選爲侍御者也古者兵出于農新畬固保介之所有事也馮氏又據周禮

夏官鄭注知耕籍於郊所乘者爲木路木路無右即戎路之右爲之此保介即戎右也其言皆有據朱子初説保介者葢保其君而介之雖本王安石而意實同鄭及著集傳則以鄭説爲迂不如髙説明白故改爲農官之副但髙誘吕氏春秋注秪云保介副也凡官有長必有貳何由知此副定屬農官也且農官之長何在乃獨戒其副乎既定此詩爲耕籍則保介義當從鄭矣又經命我衆人鄭氏以庶民釋之朱子獨指爲甸徒攷周制甸徒有二祭義五十不爲甸徒是四

丘之甸所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從君蒐狩者也周禮天官甸師三百人亦名甸徒用以耕耨王籍國語所謂庶人終畝者也此詩既不言田獵朱子又不以保介為耕籍之車右故後人多未明朱傳之甸徒何所指若朱傳之甸徒果係天官之甸徒葢知此詩之為耕籍矣

噫嘻篇

序曰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也鄭箋曰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孔疏曰月令大雩帝以祈穀實

是雩為祈穀之明文雩以龍見為之為月令者錯至於仲夏失正雩之月故不引之左傳稱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郊雩連文事正當此不拜引左傳者以傳無祈穀之文故月令左傳各取其一也范氏謂此詩春夏皆歌之左傳啟蟄而郊龍見而雩謂龍見之後乃可雩耳龍見於孟夏雩於仲夏於理可通也郝氏謂春秋傳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啟蟄仲春建卯之月也蒼龍之宿昏見於東方則孟夏建巳之月與月令小異然其為春夏同也諸儒之說大旨相同然

毛氏釋經之成王謂成是王事也夫對上帝而祈其眷佑

乃盛稱成是王事之王於理似未順蘇氏謂天之所以成我

王業者既昭至矣較毛為優而作王誦之謚解尤易明故

朱子從歐說改為戒農官之詩後人疑戒農官則不當列

於頌起而譁之者甚衆朱克升謂臣工噫嘻非祭祀樂章

而入於頌葢頌體也抑豈祈年祈穀之時即其地以戒農

官歟是欲通朱傳於序說也申公說曰噫嘻康王孟春祈

穀於東郊以成王配享之詩此後人偽託之書立言甚巧

但後世帝王泥嚴父配天之說多尊崇其考以配帝豈康王先啟其端與抑冬至祭天仍以稷配季秋享帝仍以文配而東郊之祭乃以成配耶要之戒農官者使知農事之當重也祈穀者實為農而祈也月令左傳既有明文祈時必有樂章即以此詩當之於理初無害何必仇視序說乎

駿發爾私

毛傳曰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毛傳甚簡此獨自為申說明師傳有自也

孔氏曰大田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民之先公也此云駿發爾私言不及公是主意之讓下也蘇氏云上之告民則先其私民之報上則先其公交相愛也是皆發明毛義而有合於詩旨者也朱傳曰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夫溝洫之制以十為數井田之制以九為數其法不相合井田以百畝為公田乃以八百畝之在民者為私田私者對公而言也溝洫之制一夫受田百畝大率什而賦一其田無君民之分亦無公私之目

既未嘗專屬之於公何爲盡歸之於私乎況都鄙之地可行井田者多鄉遂之地但行溝洫者少天子戒勑農官何獨重於鄉遂而閒遺都鄙乎集傳後復引蘇氏之說則亦不盡廢古義矣

終三十里

毛傳曰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王肅曰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孔疏曰人目之望所見極於三十里每各極望則徧及天下天下萬爲盈數故舉之以言

非謂三十里内有十千人也王孔二家申明毛義葢統舉天下之大勢而言不拘拘於里數之配合最得詩旨鄭康成以三十里與萬耦人數地數適相符遂謂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於是民大事耕其私田萬耦同時舉也周禮曰凡治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耕言三十里舉其成數孔氏申之曰遂人注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地官序縣正下大夫鄙師上士酇長中士里宰下士鄰長五家一人四縣為

一部共主田一吏一部惟一人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自乘是萬也夫有百步三夫爲一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餘百步即三分里之一爲少半里是三十三里少半里也配合甚巧故蘇傳朱傳俱從之然終不若毛說之正大

豐年篇

豐年之詩諸儒聚訟大要有三序曰秋冬報也鄭箋謂報者烝也嘗也則此詩用於宗廟王安石謂祭上帝則

上詩用於明堂蘇轍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則此詩用於羣祀孔疏曰經言烝畀祖妣則是祭於宗廟不言祈而言報者所以追養成孝義不祈於父祖至秋冬物成以為鬼神之助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闡揚鄭義善巳永嘉鄭氏則議之曰鄭以秋冬為烝嘗祖妣以為說耳載芟祈社稷之詩其詞與此同鄭何不以之為烝嘗也烝嘗者宗廟事也祈之上帝而報之宗廟於人情不類然則報者亦報上帝也徐安道陳少南亦皆以王說為長范逸齋又疑之曰序不言上帝未敢必以為省文要之為報祭之樂章曹粹中曰秋冬大享於明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天地鬼神無所不報同歌是詩朱克升曰天地山川鬼神不一祭祀之神亦不一題凝而得豐年之利則將隨處而受豐年之福推廣

其義於蘇說之外朱傳云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黄氏云田祖神農也郊特牲云先嗇也先農后稷也郊特牲云司嗇也方社則甫田以社以方是也酌取其神於蘇說之中今攷經文但言烝畀祖妣而已並不言天地百神也並不言田祖先農方社也經文既不言而於何知之且報祭上帝則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未嘗行之於冬也況明堂之祀歌我將之詩矣不應又歌豐年也至田祖之祭在孟春吉亥不在秋冬也故朱子終爲疑詞歟又攷集傳初本以爲穀始登而薦於宗廟

之樂歌輔氏濮氏胡氏劉氏皆以初本為是攷此詩穄黍並言而月令仲夏之月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季秋之月天子以犬嘗稻先薦寢廟穄即稻也是穄黍之薦於寢廟信矣然二穀未嘗同薦不知此詩之作將以薦黍乎薦穄乎抑薦黍薦穄皆歌此詩乎薦黍之時穄尚始播何以即言多乎又月令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若以此詩為斯時所歌薦穀時黍亦初播而更不在冬也反覆思之

惟康成之説切合序義又不背經文似最爲優左傳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正此詩之意也而所謂致力於神者豈宗廟之神獨不在内乎

應田

毛傳曰應小鞞田大鼓也鄭箋曰田當作輮輮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孔氏申釋二家曰樂器云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是應爲小鼓也大射禮應鞞在建鼓東是爲一器故知應小鞞也應既是小田宜爲大也　鄭以經傳無田鼓之名而田與應連文皆在縣鼓之上應者應大鼓則田亦應之屬太

師職曰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是云為大鼓先引是古有名朄引導鼓故知田為朄詳矣蘇傳從鄭朱傳從兩說而不言得失今攷周禮鄭衆注云朄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為大鼓引故曰朄朄讀為道引之引朄之為小鼓不始於康成也又儀禮有朔鼓而無朄周禮有朄而無朔鼓鄭氏以應朄朔為三鼓陳氏謂以其引鼓故曰朄以其始鼓故曰朔朔鼓即朄鼓馮氏又謂商之楹鼓大射曰建鼓或周之朄鼓殷人曰朔鼓鄭說雖不同而訓朄為引則同也然朄非引而曰讀為引田非朄而曰當作朄展轉互証殊覺費力鄭

氏學博而好奇每强經以從已何如毛氏如字讀之爲經直乎經傳雖無田鼓之名而見之於詩者即是矣

潛有多魚

毛傳曰潛糝也攷爾雅潛作涔釋器曰糝謂之涔李巡注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涔孫炎注積柴養魚曰槮郭璞注今之作槮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薄圍捕取之小爾雅又作㨢云魚之所息謂之㨢㨢槮也謂積柴水中令魚依之止息因而取之也唐陸

龜蒙魚具詩亦有槮斬木置水中枝條互相蔽寒魚遂家此自以為生計春水忽融冶盡取無遺類所托成禍機臨川一凝睇是積柴捕魚之法相傳舊矣但其字作涔作槮而非潛也鶴鳴魚潛在淵正月潛雖伏矣毛氏皆不以為取魚之具忽於此立異解意毛時經文本作涔乎又攷陸氏釋文云韓詩曰涔魚池孔疏云涔潛古今字則但言魚池之中有魚孔多其說本通王安石曰潛有多魚言取之深也范處義曰魚善潛故求之深鄧潛谷曰掎其多潛其深也取以時用以禮於以祭受

福矣柴而涔之薄圍而取之是盡物之心也非王者之心也則與鶴鳴正月之潛同義更不煩破字而錢公永謂漆沮之中如何積柴以養之所辨亦有理今思漆沮會渭入河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於渭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於洛　寰宇記漆水自耀州同官縣東北界來經華原縣合沮水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下合榆谷慈馬等川至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雍州之巨浸也固難積柴以養魚而凡魚可積柴以養之經言有鮪鮪之生也有地來也有時更非涔之所養也陸璣曰河南鞏縣東北

崖上山腹有穴舊說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云王鮪岫居山穴為岫謂此穴也又月令季春薦鮪此序亦曰春獻鮪蓋甚重乎鮪也鮪非涔可養而為薦廟所重詩人不言取鮪之法反取不甚重之魚特表其取之之具乎蘇傳朱傳俱從毛竊所未喻呂記從王當已

雝篇

序曰雝禘大祖也鄭康成以大祖為文王孔云經曰假哉皇考又言

文武維后是此皇考為天下之人后若是后稷則身非天子不得言維后大祖謂祖之大者既非后稷明知是文王也王安石以為帝嚳范逸齋以為后稷夫禘之所為祭者嚳也其配則稷也鄭固失之矣王范之説與禘禮及序義合而經文所稱未必指嚳亦未嘗言稷也呂東萊曰周之王天下得行禘禮於大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故作此樂歌以告大祖也和合經序之意謂所禘者大祖所稱者文武也稱文武正所以禘大祖也立説最巧朱子初説曰祭法周人禘嚳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周之大祖即后稷也禘嚳於其廟以后稷配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本從序

義而辨説曰禘所自出則經無嚳與后稷之意如謂吉禘於文王則與序已不協謂序誤集傳改爲武王祭文王之詩則據劉向曰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内萬國驩於外故能盡其驩心以事其先祖詩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以和來也之説也今觀鄭以序之大祖爲文王而釋經綏予孝子云文王之德乃安我孝子釋燕及皇天云文王之德安及皇天則詩中多頌文王之德以爲祭文王宜矣

於薦廣牡

鄭箋曰於哉天子薦進大牡之牲其時辟公助祭陳其

祭祀之饌蘇氏曰其助者諸侯其薦者天子也故於其薦大壯也皆助其饌言得天下之驩心是以薦字屬天子言也朱傳曰此和敬之諸侯薦大壯以助我之祭祀是以薦字屬諸侯言其說本於范逸齋云歎其所薦之大壯以助天子之祀事此指執事之人言之也而微不同朱備萬以為此諸侯助祭之職錢天錫以為此助祭中之一事皆從朱也今攷祭器云大廟之禮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牲為君所親牽所以

重牲也則以為天子薦之深合禮意但鸞刀未封之先雖在大武一人制之而有餘禮注祭宗廟之日父為昭子為穆君牽牲之時子姓對君共執也是言穆答猶有共牽之者如血毛既取之後設俎陳牲斷非余一人所能獨任故貴有相之者爾夫相之者諸侯而廣牡為天子之廣牡仍指主祭者言則薦為薦饗之薦其義重朱子即以薦為相之事天子有廣牡而諸侯助薦之則薦為薦陳之薦其義輕鄭說固識大體矣但詩經於字毛

鄭多音烏此詩王肅述毛仍讀烏音鄭則如字孔氏用鄭音申毛實非毛旨若作烏音讀則朱子之說為順也

又周禮小宗伯毛六牲頒於五官使共奉之司徒主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及羊司寇主犬司空主豕此祭之前期十日事也小宗伯省牲此祭之前日事也及行朝踐之禮既灌迎牲太宰及納亨贊王牲事大司徒奉牛首羊人割牲登其首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犬人共犬牲馬與雞豕亦必有共之者牲當未殺之前既各有司及

奉牲以進又各有職則廣壯非天子自薦明矣況美天子者但言其穆穆耳而辟公則言其相意宗廟之中有事爲榮諸侯既來助祭或從王朝卿大夫之後而並薦或天子特命薦之皆未可知朱傳固不容深非而范説尤有據

皇考烈考

毛傳皇考無訓而訓烈考爲武王鄭箋以皇考爲文王而烈考但云光明之考不專斥何人王安石以皇考爲

武王烈考為文王陳少南范逸齋則皇考烈考皆指其祖皇考尊之之詞烈考美之之詞文母乃有文德之母不必是大姒也攷書洛誥曰烈考武王弘朕躬則毛說信矣乃末節烈考文母相對若以烈考為武王不應于先於母閔予小子之皇考稱武王則此詩皇考亦指武王可也然父子同祭詩人何以先言武王而後及文王后妃乎祭法曰父曰考祖曰王考曾祖曰皇考成王之曾祖則是王季非文亦非武也如果頌文頌武於序稱禘祭者又不洽朱子以此詩為武

王祭文王故曰皇考文王也烈考猶皇考也何元子云烈考與文母相對非文王無以當之詩中言孝子者武王自稱則皇考烈考爲一人矣徐聖期云皇考德至矣而崇其功故曰烈文母尊至矣而配其德故曰文發明朱傳之義當已盍考者成德之名父祖雖可通稱此詩皇考下即曰孝子以子對考則父子之謂也烈考下即曰文母以母配考則父母之謂也皇者美其德烈者美其功皇考烈考俱指文王爲得

載見篇

序謂諸侯始見於武王廟也朱子初説諸侯始來見天子受法度本從序義辨説云序以載訓始故云始見恐未必然集傳因改爲諸侯助祭於武王廟之詩而大旨亦相同今攷序説原屬可通特孔氏泥明堂位周公負扆踐祚七年歸政語遂多謬説云周公居攝七年而歸政成王成王初即王位萬事更新諸侯於成王之世始見武王廟夫七年之後成王初即王位則七年之前未即王位耶成王未即王位將周公實即王位耶七年之

後方爲成王之世始親爲祭主將七年之中實爲周公之世周公親爲祭主耶竊意七年之中成王已立爲王特以年方幼冲未能悉知庶事故周公助理之耳祭則寡人斷不可以相假也及成王即政亦必恪守周公之制而不敢踰決不一朝即政萬事更新盡變周公之規條也曹參猶遵蕭何之法豈成王反不能遵周公之法耶况閔予小子之序曰嗣王朝於廟鄭箋謂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則成王朝廟已在三年喪畢之時

何待七年後耶又鄭於清廟篇云成洛邑居攝五年事孔亦云周公成洛在居攝五年其朝諸侯在六年今觀洛誥云伻來以圖及獻卜則洛之作也雖創於周公而實稟命於成王然後定也又稱王拜手稽首今王即命王若曰則成洛時成王之為王久矣七年始朝成王將六年之前朝周公耶名誥稱王稱周公名分凛然足知孔說之妄爾朱子當亦惡孔而并及序歟若止從序說原自可通此當與閔予小子一時之詩成王免喪諸侯來

朝即率以見於昭廟此則詩人述祭時事閔予小子乃成王自述之詞也

綏以多福二句

鄭箋曰祭有十倫之義成王乃光文百辟與諸侯安之以多福使光明於大嘏之意孔疏曰是光明文章之君公能得禮如此是我昭考之神乃安此諸侯以多福使皆有光明之德以至於大及朱子初說曰以多福綏諸侯使之緝熙于純嘏蓋均福於諸侯之詞皆以多福屬之諸侯集傳云孝享以介眉壽而受多福皆諸侯助祭有以致之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于純嘏蓋歸德于諸侯之詞改為諸侯綏我以福致鄭氏釋上文以孝以享二句

云以致孝子之情以獻祭祀之禮以助壽考之福孔氏云三言以者皆以諸侯為之也則朱子之說實原於箋疏但箋疏以多祜為諸侯之愛成王思使成王之多祜此之多福是上之所以錫諸侯言君臣皆受其福其義分明朱傳言孝享以介眉壽而受多福則多祜多福詞混而義複矣蘇傳呂記皆從箋疏然則多祜者天下諸侯來朝而來享即是時王之祜也多福者來朝而天子燕享錫予之即是諸侯之福也詩人無泛設之詞爾

武篇

序曰武奏大武也劉原父曰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是以其序曰奏象舞其詞曰文王也將舞大武則先歌武是以武之序曰奏大武其詞曰武王也朱子於維清不從序而此詩從序者以維清不名爲象而此詩即名武耳攷樂記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此雖言其舞節而樂必有聲有容聲與容之節奏相

合然後樂和而成則有六成之舞節即有六成之音節左傳楚子所言已得其三曰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孔疏曰武與有瞽及酌或是一時之事但作者之意各有主耳朱傳曰桓賚二篇皆大武篇中之一章嚴緝曰酌與賚般一體亦當爲大武篇中之一章王氏詩疑曰酌賚般之頌並無題字恐是大武詩内之樂章諸說相合要皆爲疑詞今觀左傳論鹿鳴之三而及四牡皇華不以鹿鳴一篇之三章爲三呂氏春秋

言湯作大濩而晨露九招六列皆其歌曲中之別名則
諸儒所言誠為可信申公說以武為一成賚為二成時
邁為三成般為四成酌為五成桓為六成之歌間嘗疑
之左傳明言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則賚當為
三成而反以為二明言作頌又作武則時邁非大武之
樂章矣且以其說合之樂記樂記言始而北出未及言
滅商也武詩言勝殷遏劉則非一成之樂矣再成但言
滅商而賚言大封于廟則非再成之樂矣三成而南象

克殷而還也而時邁則言巡狩四成象伐紂之後疆理南方之國也而般言祀河嶽四海五成之酌更無分周召之意左傳雖以桓詩為六然桓用以講武類禡反似一成北出之義無一相類者故人皆譏其書為偽托云

莽蜂

毛傳曰莽蜂摩曳也（尺制反）立言甚簡不知其意謂摩曳何事王肅孫毓述毛則謂摩曳為善鄭箋則以摩曳為惡孔疏强毛以同鄭不知毛意果爾否考爾雅釋訓曰

甹夆掣曳也郭璞謂牽拕孫炎謂相掣曳入於惡邢昺謂掣曳者從旁牽挽之言是拕離正道使就邪僻三家注疏與鄭同然雅作甹夆而非荓蜂又作掣而非摩也經文明言荓蜂而蜂實善螫之物與下文辛螫相呼應何必別求異解乎王安石曰荓使也蜂之為物善辛螫蘇傳呂記朱傳俱從之良是蓋此與下二句皆取物為喻一以蜂言見不可輕任之意一以鳥言見不可輕信之意蜂似比二叔鳥似比武庚也又爾雅釋訓云俜拼抨使也郭注云皆見詩邢疏引大

雅桑柔荓云不逮爲證云拼荓音義同皆爲使令也則
王說固可信矣

桃蟲

毛傳曰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鄭箋曰鷦鳥翻飛爲大鳥鷦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鴞皆惡聲之鳥毛鄭皆本爾雅爲解以桃蟲爲鷦鄭又合鷦鴞題肩爲一辯之者莫詳於孔陳二家今攷焦氏易林云桃蟲生鵰說苑云鷦鷯巢於葦苕繫之以髮一名禨雀輒化爲鵰桃

蟲爲始小終大之鳥明矣當其未化則爲桃雀爲鷦爲鵽爲鷦鷯爲鷦鸋爲蒙鳩爲桑飛爲過嬴爲巧女爲巧婦爲工雀爲襪雀爲襪匠爲女匠爲巧匠爲巧雀是其爲桃蟲時也及其既化則爲鵰爲鷚爲鷹爲題肩爲鷂鳩爲擊征爲鵂鶹爲征鳥是其爲維鳥時也而張子曰猶言初爲鼠後爲虎不必謂桃蟲化爲鳥也黄才伯云鷦鷯生鵰恐一時之言如李白云權歸臣兮鼠變虎不必以文害意如此說詩固無穿鑿之病然造物之竒何

所不有有可以常理測者有不可以常理測者如月令鷹化為鳩田鼠化為鴽雀入大水為蛤雉入大水為蜃此何以稱焉而鷹可化為鳩鷂亦可化為鷹矣成王盖謂百尋之岸或潰於一穴之蟻千門之厦或燼於一燈之火天下之禍常起於不足慮之處而事之滋蔓不可圖者恒兆於萌蘖之初涓涓不壅將成江湖綿綿不絶將尋斧柯是以堅氷之戒每在於履霜之際苞桑之繫尤謹於安强之日作小毖而以桃蟲為鑒意深哉

載芟篇

序曰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攷祭義天子爲藉千畝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齍盛於是乎取之此詩言收穫之多即繼之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與藉田之典合然詳禮意是謂醴酪齍盛之物皆取之藉田中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而已非謂耕藉時即有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之祭也又攷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

載耒耜躬耕帝藉元日者即上辛郊帝之日也元辰者即郊後之吉日也既於郊時祈穀即於郊後擇吉日行耕藉禮不更言有所祈也又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令民社周禮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獻禽以祭社是耕藉與祭社不同時也孔疏謂耕籍田以勸農事又祈求社稷使穫其年豐歲稔雖則異月俱在春時故以春總之范氏謂藉田而祈社稷皆歌此詩如春夏祈穀同歌豐年之類其言似有理然春夏祈穀皆祈之上帝

則同歌豐年可爾茲之耕藉但云勸農事不曰祭何神也既不言祭則嘉樂不野合將以此詩奏之田閒乎況社與稷功雖相資實爲二神祭法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孔氏郊特牲䟽云社爲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有社必有稷稷壇在社壇西或云在其北夫社稷之壇在西在北固未有確據而社自有壇稷自有壇也明矣既

各有壇則當各於其壇祭之矣今此詩既歌於耕藉時又歌以祭社祭稷豈周公制作之際才華已竭為此通套樂章開後人圓機活法之徑耶又孔氏祭法疏云泰社在庫門之内右王社所在書傳無聞崔氏云王社在藉田中王所自祭以備粢盛今從其說詩頌春藉田而祈社稷也此詩疏又云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此為百姓祈祭當主於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為泰社社稷矣其言互異因社稷共祭

而知為泰社將王社中有社而無稷矣又何言有社必有稷耶詳序文義藉田祈社稷當為一事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賈公彦曰句龍為后土配社棄為田正配稷此田主當在藉田中依樹木為之田主為神農祭尊可以及卑故使后土田正依之同壇共位也據此則國中社稷各自有壇而藉田中別有同壇共位之社稷於耕藉時祭之而即以祈之揆之序義似最脗合然周禮天官序曰甸師下士一人府一人史二

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其職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國語曰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注云庶人謂徒三百人也此詩箋云藉田甸師所掌借民力爲之故謂之藉田疏云借民力者謂借此甸師之徒也是千畝之藉田藉此三百人之力而耕治之一人止耕三畝有零其力寛然有餘此三百人者必擇精壯強幹之徒而其名又皆有籍可稽正所謂庶人在官者爾今詩言主伯亞旅而及彊以婦媚士依顯繪民閒之男女長幼齊力畢

作勤勞農事景象而於甸徒終畒之典不相類也反覆思之未有明証故李迂仲欲闕之以俟知者而朱傳亦云此詩未詳所用也乃朱傳以豐年為報賽之詩此詩又云詞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不殊則亦以為報而非祈矣祈則未然而祈之報則已然而報之玩經匪且有且二句是據已然言之也朱說為優

良耜篇

序曰良耜報社稷也玩末節語氣其為報祭之詩無疑

又王制稱天子社稷皆太牢郊特牲亦言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則序說可信矣或謂周禮牧人云凡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是祭社稷用黝牲而詩言犉牡則其色黄於禮不合攷孔疏謂正禮用黝至於報功以社是土神故用黄色仍用黑脣此雖未有確據而以意釋之頗有理明鄒嶧山肇又謂各用其方之色舉一以槩其餘此與朱傳釋大田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謂舉南北爲言之意合其說亦通但序言秋報

社稷而經言百室盈婦子寧已是孟冬命百官謹葢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斂之時又爲七月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之候經序不相洽將以爲預言之耶預言之又是祈而非報矣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年於天宗大割牲於公社經言殺是牸牡正與是禮合其爲孟冬祭社之詩歟

絲衣篇

序曰絲衣繹賓尸也鄭箋曰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

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是已朱傳改爲祭而飲酒之詩鋑天錫曰祭而飲酒是儀禮三獻尸之後主人遂獻賓及宗人之樂歌而宗人視濯視牲在祭之前夕益於獻酬時通叙其始終相視之敬而歌之也能曲通朱義而後人終以祭而受福如楚茨之備言燕私湛露之在宗載考乃燕也非祭也不應列於頌今攷序說誠有據春秋宣公八年壬午猶繹公羊傳曰繹者祭之明日也穀梁傳曰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何休曰禮繹繼

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耳楊士勛曰少牢饋食禮卿大夫當日賓尸禮小也天子諸侯明日賓尸者禮大也夏曰復復前日之禮也殷曰肜肜是不絶之意也周曰繹繹陳昨日禮也此皆繹之說也而孔疏引周禮禮記註最為詳明周禮小宗伯視滌濯祭之日逆牲省鑊告時告備於王彼正祭重使小宗伯此繹祭輕故使士也郊特牲繹之於庫門内祊之於東方失之矣繹之於門内為失明當在門外祊於東方為失明當在西方故注云

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又禮器云爲祊於外注云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外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以此二注言之則祊繹大同而繹統名焉繹禮在門不在廟故知基是門塾之基謂廟門外西夾室之堂基也所論甚確朱傳曰弁爵弁也士祭於王之服仍用古說蓋雜記言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冠禮有爵弁服緇

與此緇衣正相當若為正祭何不言卿大夫之服而獨舉士乎

高子

序曰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葢此詩為繹祭而作所祭之神不一則所繹之尸亦不一高子恐人不知此詩所繹何尸故述所聞以示後世孔疏不明辨其為何人而意似即指孟子時之高子也李迂仲曰固哉髙叟之為詩既失之於小弁又失之於緇衣是鑿以論緇衣之髙子

即論小弁之高子也范逸齋曰高子不必為齊人言小弁之詩者古人名字同者多矣幸見於經必以傳記所載之人一槩非之豈為通論范說似為圓通但孟子時之高子公孫丑述其言而不稱其名孟子亦呼之為高叟是其人必年長於孟子而學有淵源者也孟子雖譏之為固然以小弁之怨而斥為小人之詩其理未嘗不正而其論足以維持風化亦賢者之流也其平日必更有講論傳諸其徒者説詩之家存而不敢廢未可知耳

靈星

前漢郊祀志云高祖令天下立靈星之祠嘗以歲時祠以牛張晏注云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後漢祭祀志云漢興八年高祖令天下立靈星祠以后稷配祭謂天田也漢高去周未遠其所建立當得古制又淮南子靈作零云零星之尸儼然淵默而吉祥受福風俗通云辰之神為靈星故以辰日祀於東南玉海云周書作雒農星皆與食然則靈星果為農而祭㦸但

靈星既爲農星而即農祥左傳龍見而雩先儒皆謂蒼龍之宿建巳之月昏見於東方則祭龍星當於其初出之時孟夏之月矣又房星以霜降晨見於東方即其晨見而祭之又當在夏之九月也而王充論衡曰春雩秋八月亦雩今靈星乃秋之雩焉端臨通考亦言周制以仲秋之月祭靈星於國之東南其言祭靈星之時誤謂周時已有此祭者不誤自漢以來晉以之配享南郊唐亦祀於國之南宋則以爲羣小祀相循不廢固所以重

農也而或疑周制唯上帝有明堂之祭其祭星之禮實柴槱燎幽禜以祭無立祠廟祭之文今言自堂徂基明非祭星竊以祭星不另立廟而繹祭星之尸以人道事之或於堂室之中行禮豈不可乎況國語云晉祀夏郊董叔為尸白虎通云周公祭泰山召公為尸是祭天地山川之神皆有尸祭星何得無尸祭既有尸即當繹以賓之矣明郝敬獨以此為祀蠶之詩靈星龍星即房星即東方蒼龍之宿蠶為龍種尸以象之首言絲衣蠶為

絲也夫國家農桑並重識衣食之原也詩中言農祭者多矣惟召南采蘩及此篇有言蠶祭者或亦說之可通者歟但所引月令天子薦鞠衣於先帝則在季春周禮内宰詔后率内外命婦治蠶於北郊又在仲春此時龍尚未見何以預祭之乎仍從古說爲當

酌篇

武詩序曰奏大武也此序曰告成大武也似武詩即大武之樂章而酌乃大武初成告祭於廟別作此詩以歌

於祭時耳大武既成而告廟即當奏於廟而告於祖矣不知此詩之作未奏大武前先歌之歟抑既奏大武後重歌之歟鄭孔以三詩俱作於周公居攝六年後張子則謂大武之詩必是武王既死周家所奏之樂舞於武王之廟勺是周公七年之後制禮作樂時於大武有所增添也張說近理故李氏呂氏俱從之至經題名酌左傳作汋孔疏云古今字禮記又作勺內則前漢禮樂志云周公作勺顔注云勺讀作酌呂記朱傳俱以為即此詩是已或

又稱勺為成王之樂春氏曰箋或又稱酌為武王大武之樂勺為文王文德之舞姜氏詩蘊而春秋繁露言周公輔成王作汋樂以奉天其字與左傳同而言奉天則非宗廟之樂與周禮大司樂舞大武以享先祖之禮不合矣又序言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者因題酌字而衍之因經遵養時晦句而傅會之也孔疏謂周之先祖后稷以來先世多有美道武王酌取用之除殘去暴育養天下夫世有美道酌取用之以養天下固有周之家法何特此詩

而獨取以名篇乎況經文並不言及先世之美道孔氏何從知之呂東萊篤信序說而獨删此句蓋有以見其非歟范氏曰武王耆年方定伐商之功所謂酌文王之道以養人者正以其末輕用兵也由成王言之故以文王為先祖解序善矣未知詩意果然否蘇氏曰方其未可而晦見其可而為之所謂酌也匡𨺗曰武非聖人所尚不得已而酌用之二說并非序意

般篇

序曰般巡守而祀四海河嶽也鄭箋曰般樂也釋文曰
崔靈恩集注本用此注為序文孔疏曰經無般字序又
說其名篇之義般樂也為天下所美樂又曰定本般
樂二字為鄭注未知是否攷酌賚般三詩之題俱不見
於經序於酌賚俱釋其義則此亦為序文耳蘇傳以般
為遊天子巡狩按節徐行謂之遊也范氏更為巡狩則跋涉山川故取
般為義異乎所謂樂與遊也朱子亦謂詩中無遊樂之
意當闕之竊意序所云樂者即夏諺吾王不豫之豫乎

蘇氏所云遊者即夏諺吾王不遊之遊乎樂為豫樂遊為行遊因行遊而為豫樂由豫樂而出行遊二者原不相離皆為廵狩之事而非廵狩之所重又其名恐啟人主盤遊無度之心忘好樂無荒之戒故不得而取之也

曹粹中引說文云般旋也象舟之旋从舟从殳所以旋也今篇名曰般取盤旋之義廵狩而遍於四嶽所謂盤旋也說合於六書象形會意之義或謂般與班同祀嶽瀆則頒政教此好異之過也

駉篇

毛傳曰諸侯有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孔疏申毛以首章為良馬二章為戎馬三章為田馬四章為駑馬攷周禮之馬四種指齊道田駑言也毛傳之馬四種指良戎田駑言也周禮之良馬合種戎齊道田言也毛傳言良馬又言戎馬田馬别戎田於良之外矣周禮大馭掌玉路以祀及祀祓戎僕掌馭戎車師出王乘以自將齊僕掌馭金路以賔朝覲宗遇饗食皆乘之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田僕掌馭田路以田

以鄙斯固天子之制也然諸侯亦不可闕一諸侯雖不得乘玉路而國之大事惟戎與祀即魯長勺升陘之戰其君皆親在行間即有戎車明矣閟宫曰龍旂承祀六轡耳耳則有乘以祭祀之車矣魯以同姓勳親受封當自金路以下有象路戎路田路既有象路豈無駕象路之馬乎是惟善讀周禮者斯能善讀魯頌周禮天子十二閑馬六種每閑馬二百一十六匹每種二閑而五良之中玉路以駕種馬止供郊祀之用其數必少即有更

番解脱何必限定四百三十二匹之多乎齊馬道馬之用亦屬無幾惟田以習戎自軍帥以及親貴者之車皆宜用良馬而軍旅會同巡狩則四路皆從加以戎車廣車闕車輕車之倅較之種齊道三馬之用奚翅十倍豈容限定良馬一種而一種限定四百三十二匹之數乎又大國諸侯其力足備六閑之數次國小國之君豈能自養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之馬而初試為大夫畜馬一乘即久而位高禄厚其力之所能備者宜亦不甚相遠

陳文子居於春秋時富彊之齊國有馬十乘人已震而驚之成周之初大夫能畜四閑之馬乎意諸侯之閑其制度之大小容馬之多寡不必盡如天子大夫之閑亦不必盡如諸侯惟明著其上下之分而約畧其次等之數馬﨑即天子之馬其種之所分廐之所畜固必有定額或以六種之馬分統於十二閑之中而非必以二閑畜一種馬一種馬定分四百三十二匹也諸侯之馬亦必種戎之數少故以齊馬統種馬田馬統戎馬舉齊田

而種戎在其中非諸侯竟無種馬戎馬也毛氏雖分四種之馬原不以四馬分貼四章也分貼者孔氏之申毛耳安知毛氏之意不以良馬該種齊道三馬乎田戎之事國家最重其馬必欲善故周禮合種戎齊道田而皆謂之良馬而究其實戎馬尚力田馬雖尚走亦取其力為多種齊道三馬獨取其德既别戎馬田馬於良馬之外則固宜合種齊道為良馬矣是其於良馬之稱較之周禮微有不同而於國家應畜備用之馬合之周禮原

不異也

泮宮

鄭箋曰泮之言半也半水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說文曰泮泮者諸侯鄉射之宮西南為水東北為牆鄭許皆漢人而言各異莫辨其是非朱子曰泮水泮宮之水（此用毛傳）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焉是參酌兩家而為言也今攷禮器稱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

宮是魯之學宮本名頖宮也而明堂位稱魯人立四代之學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以頖宮為周學似頖宮亦繫周天子之學名也王制又言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是頖宮之名諸侯與魯共之也乃禮言頖而詩言泮其字不同康成王制注曰頖之言班所以班政教明堂位注曰頖半也以其半辟雍之制也李迂仲曰康成於王制言其義於泮水言其名且當以泮水為正是已但因半水而

名泮水將泮宮亦為半宮泮林亦為半林孚臧仲培據
通典魯郡有泮水因謂泮乃魯水名楊用脩深信之而
復引左傳晉侯濟自泮為證晉侯所濟之泮在晉衛之
間固與魯無涉而魯實有泮水發源於曲阜而入於泗
水使水以泮宮名何諸侯皆不聞以泮名其水耶豈諸
侯之學皆名為頖而魯獨取義於泮耶乃世皆以天子
諸侯隆殺之制推之

閟宮

毛氏以首章之閟宫為姜嫄廟而在周末章之新廟為閟公廟而在魯鄭氏以閟宫新廟皆為姜嫄廟而在魯孔氏謂詩人之作覩事興詞若魯無姜嫄之廟不當先述閟宫又首言閟宫末言新廟則所新之廟即新此閟宫首尾相應於理為順孔蓋左袒鄭也今攷魯人作頌固不當遠指在周之廟但孔氏申毛謂姜嫄廟周立是非常故魯不得有也其説信矣公羊傳謂魯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宫則魯已有六廟姜嫄廟之必

在魯實無明文可証況詩言姜嫄言后稷言大王言文武后稷大王文武之廟魯未必有之何以知必有姜嫄之廟乎呂記載呂與叔之說以閟宫為魯廟廟固在於魯特不指定為姜嫄之廟爾朱子亦從之而謂為魯之羣廟是已乃閟宫非姜嫄廟而閟宫之為廟也明甚唯此詩為脩廟而作故開口便說閟宫而末復言新廟所謂首尾相應也後人泥序謂通詩專頌僖公闢疆土修制度復周公伯禽之舊而意不在閟宫新廟也夫僖之

爲人既無文德亦無武功或覬先廟傾頹而畧加修飭
當爲事理之所有詩人因此一事而遂張大其詞僖公
未有之事皆詩人深願之事也不然者僖嘗伐邾矣而
魚門之恥終不能雪又嘗滅項矣事不由公而反止於
齊嘗從齊一伐楚而卿如楚乞師君受盟於楚矣甚至
晉使歸曹以濟西田而祀周公之許田且不保矣何言
復周公伯禽之宇乎君子是以貴論世也

大啟爾宇

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乗鄭康成據之以釋詩朱傳云啟開宇居也不言魯境之小大而論語注云在魯地七百里之中仍用鄭說夫明堂位之文與周禮大司徒職方氏小異而大同與武成王制左傳孟子大異大司徒曰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

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職方曰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十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武成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王制曰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附於諸侯曰附庸左傳子産曰天子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以司徒職方明堂位爲準則九州之地不足以容千八百國之諸侯

以武成王制左傳孟子為凖則百里之地不足以供諸侯千乘之賦葢海内九州王畿去一八州為方百里之國八百爾魯既封地方七百里去方百里之地四十九矣宋與虞虢皆公爵又去七十五春秋經傳所見共一百二十四國其有爵可攷者如晉衛蔡滕邢齊陳杞薛鄧紀隨筍息皆侯也十四國宜去二百二十四曹滑穀郕芮梁賈南燕北燕皆伯也九國宜去八十一吳楚莒邾郯弦鄅徐沈頓譚夔潞郜鼓麇巴舒宗鄀越邘小邾

皆子也二十三國宜去九十二此五十國共去方百里之地五百二十一存方百里之地二百七十九尚餘一千七百五十國將何地以封之乎方百里之地提封萬井三分去一為六萬夫之田以家一人率之為兵六萬不足三鄉三遂七萬五千人之數所謂園廛宅田士田官田賈田牛田牧田與卿大夫公子弟之采邑於何容之家既役一人百畝又供什一之賦車輦馬牛干戈之屬於何出之三鄉之吏九千四百六十人於何給之三

遂之吏與百官之衆府史胥徒之禄宗廟朝廷之禮王國之朝貢四鄰之邦交於何取用也且王制言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大夫各五人上士中士下士各九人而周禮軍將皆命卿三軍固三卿也師師皆中大夫三軍有十五中大夫矣旅師皆下大夫三軍有七十五下大夫矣卒長皆上士三軍有三百七十五上士兩司馬皆中士三軍有一千五百中士矣而下士之數更多尚有二遂未算留守未算豈王制可信周禮獨不可

信耶王畿千里出萬乘諸侯大國百里是有百之一耳乃出千乘諸國之賦不十倍王畿耶况方七十里有方十里者四十九耳不及大國之半何能出二軍小國五十里有方十里者二十五耳適當大國四分之一何能出一軍耶此皆難解者陳用之葉石林方性夫汪環谷王昭明等合諸書而一之似有可通而終未明要之聖人之制必宜乎人情合乎土俗非膠柱求瑟者黄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意其初人聚而成羣羣

則易爭因擇有才德者為之長而聽命焉相與食其土而世其孫聖人出而才德尤出諸長之上又奉之為主而聽命焉而諸長即為諸侯人民之衆寡土地之大小大畧因其舊而建之不大為紛更也又山川相間不盡平原沃壤可以整齊區畫故禹貢九州雍兾大而兖青小今郡縣之設亦大小不等所謂因其勢而利導之也故古人之言未可過執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與夫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一百里者皆約略言之耳或

加於百里之外亦可曰百里或減於五百里之中亦可曰五百里惟以百里爲可食之地五百里則兼山林川澤附庸在内或以廣封言或以實封言實不甚相懸也而既可五百里即可七百里矣

大房

毛傳曰大房半體之俎也孔疏曰周語云禘郊之禮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殽烝如彼文次全烝謂全載牲體殽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

半體可知又引昏禮婦饋舅姑特豚公升側載註云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以明俎載胖之事實爲可據鄭箋曰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横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孔疏云明堂位註祀周公之禮云薦玉豆豆既玉飾明俎亦玉飾吕記從毛朱傳合毛鄭爲解今攷明堂位言俎之制云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註曰梡斷木爲足而已嶡謂中足爲横距之象椇爲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

也是周俎之爲房形而曰大房未始無本鄭氏精於禮學考校或不悞也

犧尊

犧尊之義有三周禮（春官司尊彝）獻尊先鄭謂（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後鄭謂刻爲鳳羽娑娑然與此詩毛傳云犧尊有沙飾者（孔云傳言沙即娑之字也）相同固說之最先者而人鮮從之以讀犧爲莎不若讀犧爲羲之直捷耳阮湛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

上畫為牛象之形聶崇義云尊腹畫牛蘇轍從之蘇云犧尊尊之以牛飾者也王肅以禮犧尊象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又云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李迂仲云王説為優馮嗣宗從之引宋蔡絛云徽宗崇尚古器政和間尚方所貯畫三代冢墓中物今博古圖所載是也其犧尊正如王肅所云夫古人制器尚象命名取義必有深意名尊曰犧必有類乎犧者阮氏之説與犧字之義合矣體製如此亦覺文雅但今去古已遠先民制度未可以意為揣度也蔡絛謂尚方所貯犧尊全作牛形開背受酒其言與

王說合此葢得之目見不同耳聞當為可據不得以其製之異而疑之矣

三壽

朱傳曰三壽未詳鄭氏曰三卿也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而為三也所引或說吕東萊亦採入讀詩記而其說近於鑿孔疏申鄭曰卿大夫謂家臣之長者稱室老諸侯之國立三卿故知三壽即三卿是鄭氏之說亦無明文可證故朱子未之信也王安石曰壽考之三卿為公朋也嚴粲曰願

有壽考之三卿為朋友皆如岡陵之固祝其君臣同慶也推明鄭義亦未見的確范逸齋補傳或說以上壽中壽下壽為三壽上壽百二十歲也中壽百歲也下壽八十歲也文義最順而張衡東京賦云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於三壽李善注云三壽三老也蔡邕獨斷云天子敬事三老由此觀之范說非無據葢新進用事則老成退避而國是有紛更之患惟與壽考之人相處不獨資其引翼可使國勢之日固且將師其頤養可令此身之永康也詩人願其以三壽作

朋而以如岡如陵祝之寓箴規於隱諷矣

千乘

毛傳曰千乘大國之賦鄭箋曰千乘三軍皆大國之所有其言渾括朱傳以為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所出者本司馬法也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共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也又班固曰殷周以兵定天下田井田而定軍賦四井為邑

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是謂乘馬之法甸方八里據地言之成方十里兼溝洫言之其實一也計一甸之内五百十二家而出車一乘率七家役一兵故孫子曰興師十萬内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亦得其遺意也包咸論語注則謂古者方里而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有千乘此以周禮司徒職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爲説十井八十家供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尚餘五家未役也又上地家

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即以中地為率八十家中可任者當得二百人即令兵車輜車役百人尚餘百人未役也不知小司徒之職平時訓練之數也司馬之法臨時調發之數也平時訓練則欲其多多則家使知兵人能習戰雖至小之國勝兵數萬可指顧集也臨時調發則不妨於簡簡則國家擇其壯健者以為用而得實效小民亦寛然於從役而力不疲聖人不得

已而用兵而軫恤元元之意未嘗不隱寓於其間也若八十家之人止藉八千畝之田以為生平時既供什一之賦有事則役其百人是四家而出五人也糗糧衣甲器械之費既使自備而兵車一乘馬四匹是二十家出一戰馬也輜車一乘牛十二頭是二十家出三牛也其制更酷於新法之保甲保馬矣春秋成公元年作邱甲杜注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出而魯使丘出之夫丘者十六井也計

一百二十八家使出一乘較之八十家供一乘者尚輕三之一已書之示譏矣劉原父胡康侯更謂邱供甸賦驟增四倍之賦魯雖求多於民必不若是之甚成公以前四邱出三甲今使一邱出一甲是增三分之一則以四十八井為不可出一車況十井而使出一車乎又昭公八年書秋蒐于紅左氏曰秋大蒐於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杜氏曰革車千乘不言大者經文闕也齊氏曰傳言大以見其夸然則詩所云千乘亦夸言之

以見其大耳又采芑篇其車三千說者亦謂言其盛而晉平公治兵邾南甲車四千乘楚薳啟彊曰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則有五千乘矣又蘇秦說趙肅侯曰趙地方二千餘里說韓宣惠王曰韓地方九百里說魏襄王曰魏地方千里韓趙魏皆晉地也以方百里出千乘計之晉當有幾萬乘乎又楚子言今吾大城陳蔡不羮賦皆千乘四國在春秋時未必皆有三百一十六里之地古人之言不過舉其大數類如

此識有不容太拘者

公徒三萬

鄭箋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舉成數也是以魯實有三軍也及答臨碩問又言魯止二軍孔氏申其意謂鄭以周公伯禽之世合有三軍僖公能復周公之宇遵伯禽之法故以三軍言之以春秋撿之春秋以軍賦重事作舍皆書於僖公之世無作舍之文故知當時無三軍也又孔氏春秋疏

云文公以來霸主之令軍多則賦重多自減爲二軍耳國家自量强弱其軍或減或益國史不須書也作三軍與舍中軍皆是變故改常季氏專權擅政故史特書之其反覆補綴可謂勞矣竊攷明堂位言魯用天子禮樂固難盡信但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伯禽受封爲東方之望詩言大啟爾宇其地必非不足於三軍矣又費誓稱魯人三郊三遂三郊即三鄉三軍出於三鄉則魯有三軍之明證也春秋書作三軍者非增中軍而爲三

乃分國軍而爲三也舍中軍者非舍三軍而爲二乃析三軍而爲四也葢作三軍在襄公之十一年而成公三年鞌之役四卿並將卽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而爲之道往來兩軍之間未嘗主兵而行父僑如嬰齊並將一軍㑹戰則魯實有三軍何待襄公之世而始作乎又昭公五年舍中軍矣而昭公十年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哀公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皆三卿並將而三軍並出則作三軍以前未

魯無三軍舍中軍之後亦不止二軍也明矣唯舊之三軍魯之三軍也今之三軍三家之三軍矣故書作書舍以示譏爾且襄之二十七年宋之盟在作三軍之後季孫欲視邾滕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其時魯之孱弱已甚猶能供役不甘為人後何僖公以前魯猶强盛反甘為人後也僖公以前未有霸主亦無難供之賦隱桓之世其兵四出莊之十年即齊桓之三年也長勺之戰力能勝齊成襄以

後晉主夏盟始聞重幣不知僖公以前何所畏而忽改三軍襄公之世何又不畏賦重而反作三軍耶以成公後之事釋僖公時之詩君子知其不論世矣外傳叔孫穆子雖有為元侯之所以懟大國之語韋註為元侯之所謂作三軍元侯所為也當以内傳為正也又大國三鄉三遂實有六軍而止言三軍者不盡用之也武侯治蜀以蜀之强而選兵不過十二萬所用又不過八萬嘗留四萬以為更代得古人之遺法矣此詩雖多夸大之詞若公徒三萬之語

初非夸大耳孔疏云公徒三萬自謂鄉之所出非此千乘之衆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其言已明

置字

置字毛傳無正訓唯引明堂位文曰殷人置鼓鄭箋遂謂置讀曰植孔氏申之（曰明堂位作植與依此經而改之又引金縢植璧注云植古置字以證古音置植字同）合毛鄭爲一竊以毛不破字無改經文之例豈有改他經之文以就詩經之理乎毛氏引明堂位

以明般鼓之制並非釋置字之義也意毛氏引之本作楹明堂位本作楹習毛者以楹植字形相近而傳寫誤耳抑或康成喜改經文而并改毛傳以證成已說亦未可知陸氏釋文云置毛如字鄭作植字時職反誠有以窺毛鄭之微而知其不同矣陳長發反信孔而譏陸未解其義且古置植字同未聞楹植字同也况楹可為植殷人植鼓作頌曰植我鞉鼓將夏人足鼓其作頌也可云足我鞉鼓乎康成亦自知其說之難通因解鞉亦稱植之意

曰鞉雖不植貫而搖之亦植之類夫搖則物之動者耳不可以云植若因貫而稱植則假借之甚矣故凡經文如字讀之而有不可通必不得已有他經可據改作某字而其義劃然改之可也若無經典明證改之而反不若如字讀之順也㠯用改之乎歐陽公謂置讀如置器之置呂記朱傳俱從之省却許多纏擾豈非一快

鞉鼓

毛氏曰鞉鼓樂之所成也不言其為一物亦不分為二

物也鄭氏謂植我殷家之樂鞉與鼓也孔氏用鄭意申毛引禮樂記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以證樂之成在於鼓又引王制賜伯子男樂以鞉將之以證樂之成在於鞉葢鄭孔讀置為植鼓則可植故分鞉鼓為二而又即鼓以純夫鞉若鞉鼓是一物不可云植矣即鞉鼓有柄亦可植然與明堂位楹鼓之義不合爾今攷經之言鞉者但稱鞉或稱鼗如周禮小師掌教鼓鄭注出音曰鼓鼗鼙朄眡瞭俱掌播鼗周頌鞉磬柷圉王制以鞉將之是也樂記以鞉鼓椌楬壎篪六者為德音之音則明分為

二矣鄭孔之說固為有據然本句置我鞉鼓既合言鞉鼓下句奏鼓簡簡重提鼓而獨言之下節鞉鼓淵淵句又合言鞉鼓庸鼓有斁句又獨言鼓忽合忽分毫無紀律竊以鞉為小鼓原有鼓名作樂者先鼓以鼓衆而鞉又所以兆奏鼓者也則先言鞉而後言鼓其次序宜然故置我鞉鼓句獨言鞉奏鼓簡簡句獨言鼓鞉言置而不言奏鼓言奏而不言置互文以明之正如鉦人伐鼓陳師鞠旅之類是也後節鞉鼓淵淵句又獨言鞉庸鼓

有㪅句言庸而又獨言鼓其義分明當爲正解歐公引益稷下管鼗鼓文謂自虞夏以來舊物常用者而書注多以鼗鼓爲一物是已或疑雅稱伐鼓淵淵而此詩言鞉鼓淵淵則淵淵之中自兼鼓聲在内但此詩既以簡簡形容鼓聲之和大矣何必又言其淵淵而深遠乎古人立言各有攸當而形容擬議之詞亦得其大畧彷彿而已如鼓曰淵淵鞉亦曰淵淵分言之大畧是鼓聲也畢竟鞉與鼓大小有别則其聲亦别今詩合言淵淵益

有以知其不兼鼓言矣

奏假

毛傳訓假爲大蓋以爲奏此大樂以祭鬼神也鄭箋訓爲升蓋升者升堂之樂也奏鼓爲堂下之樂奏假爲堂上之樂也大升二訓葢本爾雅釋詁陸氏釋文云假毛古雅反鄭作格升也歐陽公云鄭解假爲升是也然本義謂奏假者言能奏此樂而升薦之其訓假爲升則同而解升之義又别朱傳則謂假與格同言奏樂以格於

祖考也其訓亦本爾雅釋詁釋詁云𩥋假格陟躋登陞也假與格俱訓陞鄭既以假作格朱傳亦非無據矣而以爲感格其義較順奏假中即有思其笑語等意故祖考格而綏之上下血脈貫通呂記載朱子初說已與今集傳同當爲不易

思成

思成之義毛氏無訓孔氏用王肅曰湯之爲人子孫能奏其大樂以安我思之所成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之說申傳朱傳謂思成未詳鄭氏曰乃安我

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蘇氏曰其所見聞本非有也成於思耳二說近是郝氏云成猶如在也其言更明歐陽乃以思爲語詞讀如不可射思之思而云安然而成者謂下章所陳管磬和調而成聲也呂記載朱子初說曰或曰安我所思無不成蓋即鄭說也或曰思辭也安我以成也蓋即歐說也竊以思成二字那與烈祖兩見之當是商人口語未可以思爲辭也況歐以那之思成爲聲之成而烈祖之思成又爲祀事之成義不畫一當非定論蓋古人之祭祀非

徒具文已也祖孫一氣而積誠相感如將見之祭義所云𧰼真得乎仁人孝子之心而爲思成二字鐵板注脚夫思之而既成孝子之心安矣而祖考之心亦安矣其所以致祖考之來格者孝子之誠也其在孝子之心以祖考之來格而安則祖考來格正所以綏夫孝子也故曰綏我思成也但吕記朱傳引用鄭箋俱云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用以字易心字而成之下加一人字朱傳更謂鄭注有脫誤今正之後儒謂箋語自

明無所脫誤蓋成之下加一人字則末句之義益顯然惟本句之義有未明故又自足一句曰神明來格也合兩句以觀而義自見至於思者心之官也既言思固可不必更言心然謂心有所思於義亦無妨是識不須增改矣

烈祖

序曰烈祖祀中宗也朱傳定為祀成湯之樂而後人多從序蓋祀成湯之樂既有那詩不必復以此為祀成湯

爾又太戊有桑穀之異懼而脩德殷道復興號爲中宗其廟不毁宜有祀中宗之樂然玩此詩節奏與那相類首皆言烈祖末復言湯孫何以知此篇之烈祖湯孫必與那篇不同乎朱子就詩論詩實無穿鑿之病又周頌清廟以下三詩皆祀文王而李氏詩所以清廟爲初獻維天之命爲受嘏維清爲送神分别三詩之所用實爲近理其用不同故爲詩不一商頌那詩亦當爲初獻此詩爲受嘏尚少送神一篇特以世遠而缺耳誠不得

以祀成湯有兩詩爲疑也至烈祖之訓毛氏於此篇無傳而那篇云湯有功烈之祖兩詩之意宜同鄭氏以上篇烈祖爲湯此篇亦云我有功烈之祖成湯孔氏即用鄭意以申毛蘇傳從之歐陽修則謂序言祀中宗則烈祖即指中宗如丙以甲爲祖戊以丙爲祖也李樗謂二說皆通范處義從歐而非鄭若此詩果祀中宗自當從歐說朱子以爲祀成湯之樂則兩篇烈祖俱指成湯事同一例更爲直捷且烈祖之號雖可通稱而伊訓曰乃

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說命曰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則商家以成湯為烈祖明矣又鄭孔以烈祖為成湯而及爾之爾乃指中宗歐則指當時主祭之王吕東萊申明歐義曰及爾斯所言流慶無窮今方於爾之所其後蓋未艾也說更為優朱子從之

鬷假

左傳引詩作鬷假中庸引詩作奏假毛氏從左傳故訓鬷為總假為大謂總集大衆指助祭諸侯及王朝羣臣

言也朱子從中庸故以騣為奏而中庸章句云奏進也進而感格於神明極其誠敬無有言說是指主祭者言也葢此詩於黃耇無疆以上皆言主祭之人約軝錯衡以下始言助祭之諸侯界域分明不應先於此句言諸侯之總至也且此篇與那詩字句多同如言烈祖言思成言烝嘗則此騣假或即為那詩奏假之誤亦未可知況有中庸可據自不必以朱傳為疑矣但集傳云騣中庸作奏正與上篇義同而上篇傳云假與格同言奏樂

以格於祖考也其義與中庸微異而歐陽闢鄭於釐字無辨亦云執事之臣總至無喧譁蘇傳又從歐則古說未可盡廢矣

湯孫

那篇毛傳曰盛矣湯為人子孫也鄭箋曰湯孫呼太甲也歐陽辨之曰祀湯而以湯為孫則是商人謂先祖為孫理豈得通鄭以世次數之太甲於湯為孫耳至烈祖祀中宗殷武祀高宗皆言湯孫則湯孫亦主祀之時王

耳自太甲至紂皆爲湯孫也歐論最明快朱吕皆從之是已此詩王肅述毛云祭中宗而引湯者本王業之所起也孔穎達申鄭云此時祭者當是中宗子孫而云湯孫者中宗之饗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雖是中宗子孫亦是湯子孫故亦得言湯孫也二説微異而大旨相合王安石曰祀中宗而言湯孫者有天下以湯故也近又引文子文孫以證之者皆序説也若以此詩爲祀成湯則與上篇同義無所用其枝節矣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

毛傳曰武丁高宗也其言甚簡王肅述之曰商之先君成湯受天命所以不危殆在武丁之為人孫子也鄭箋曰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在高宗之孫子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明也李樗曰詩言在武丁之孫子非謂武丁之孫子也但指武丁一人也嚴粲曰詩謂在武丁之為人孫子也若子孫祀其先祖而夸言已之武德義未為安況武丁後無顯王乎二家從王說歐陽

修曰武丁孫子謂武丁之孫子也王安石曰祀高宗而
上頌其祖下稱其孫子葢上有以紹其祖下有以貽其
孫是乃高宗之功義也范處義曰武丁孫子指主祭之
君呂祖謙曰指作頌之商王朱傳曰商之先后受天命
不危殆故今武丁孫子猶賴其福五家從鄭義夫祖宗
之所深顧者子孫之賢能爾故頌其子孫之賢能正所
以康我祖宗之靈也且頌之體每多祈望之意而慶祝
之詞乃樂工之所歌非出自主人之口何妨過於夸美

乎鄭又云高宗之孫子有武功王德於天下者無所不
勝服是分武王二字為兩義不指人言王肅述毛王字
如字讀曾南豐曰所謂武王者皆成湯爾再言武丁孫
子當念其祖也武王靡不勝言湯無敵於天下也呂記
從之則與長發武王秉旆之義同與本詩稱武湯及書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相合但方言武丁之孫子下又追
美成湯兩句文義不貫胡雙湖又以武王為武丁亦未
的確朱傳曰武丁孫子今襲湯號者其武無不勝是以

武王為湯號而子孫又世世可稱也夫祀祖宗而稱其子孫之武未為不可竟以祖宗之號稱其子孫似覺未安孔疏云武丁能行先祖武德之王道李云武丁以威武王天下蘇云武丁之子孫以武德王天下范云武丁之孫子能以武王天下古説多如此似不可盡廢

景員維河

毛傳曰景大員均也鄭箋曰員古文作云河之言何也天下既蒙王之政令皆得其所而來朝覲貢獻其至也

祁祁然衆多其所貢於殷大王所云維言何乎言殷王之受命皆其宜也朱傳謂景員維河之義未詳蓋以毛鄭之説俱為牽強而鄭尤破字難信也所引或説則逸齋補傳之文也朱傳景山名商所都也員與下篇幅隕義同周也河大河也攷爾雅釋詁云景大也毛鄭釋此固本爾雅但殷武稱陟彼景山春秋傳言湯有景亳之命寰宇記云景山在應天府楚邱縣北三十八里今之河南開封府歸德州是也則以景為山名實非無據孔疏申毛云員者周匝之言故

爲均申鄭云古文云員字同故轉爲云謂諸侯大至口之所云也王安石以爲與聊樂我員之員同蓋從鄭也但經文是員而非云何得改員而爲云乎逸齋訓爲周正與孔疏周匝之義同即員爲周似較直捷王肅述毛以河爲河水孔用王意申毛曰當謂政教大行如河之潤物是譬喻之詞也鄭又轉河爲何是設問之詞下句殷受命咸宜是對前之詞强經從我斷不可從逸齋謂商都帶河而引盤庚惟涉河以民遷爲證亦屬有據但謂詩人言四海諸侯

來至京師如河水之周景山則亦以為取喻與孔疏小異而大同耳不若輔氏謂諸侯來至見商之所都所謂景山者四周皆大河其形勢壯而居之安也觀左傳稱表裏山河必無害而蘇氏謂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黄河之奔流仰觀天子宫闕之壯者即此詩之意也則以為景山四周皆大河河山鞏固而人心歸附當為正解

長發篇

序曰長發大禘也鄭箋曰禘郊祭天也孔疏曰經稱帝立子生商謂感生之帝非天皇大帝則非圜丘之禘也時祭所及親廟及太祖而已經歷言玄王相土非時祭所及又非宗廟之禘也五年殷禘鄭於禘祫志推之以為禘祭各就其廟今經歷陳前世有功之祖又非五年殷禘也故知此大禘唯郊祭天耳竊意祭天為郊祭宗廟為禘二禮自分鄭氏混禘於郊王肅辨之（王以大禘為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天也）良是且雝為禘太祖長發為大禘二詩皆言

禘何雖之言禘為祭宗廟長發之言禘乃為郊天之祭耶朱子則以為祫祭之詩後儒從之者固衆非之者亦不少今欲定此詩之為禘為祫當先辨禘祫之所以異夫謂禘祫之禮為序昭穆故毁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大廟者孔安國也漢元帝時韋玄成議哀帝時劉歆議皆以禘為五年之殷祭並祭羣廟光武時詔問張純禘祫之禮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羊傳大祫者何合祭也而禘之為禘諦諟昭穆尊卑之義也鄭

康成許慎王肅程子陳用之胡致堂之說皆同則禘祭亦合祀羣廟惟祫祭合祀祖以下之主而禘則更推祖所自出之帝為異故經言玄王相土而序以為禘也長發其祥指帝嚳而言即祖所出之帝也唐人趙匡陸淳以禘祭為不兼羣廟之主則據禮記大傳之文為說朱子從之楊明齋闡明其義最為詳晰今攷禮記曾子問曰祫祭於廟則祝迎四廟之主文公二年公羊傳曰祫祭毁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毁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此

祫為合祭羣廟之明文也若夫禘祭之禮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但言以其祖配則不兼羣廟之主矣故宋神宗曰禘者本以審諦祖之所自出而孚相蔡確等以為聖訓得禘之本意非諸儒所及夫禘祭既不兼羣廟而經言相土言成湯實合祭羣廟之詞而長發其祥則自太祖以下言之耳故朱子疑為祫祭之詩又何休公羊傳注云祫祭不及功臣禘則功臣皆祭蘇轍李樗皆信之然考周禮司勲六功之官皆大

烝而已大烝即祫祭也是祫祭有功臣配享耳禘祭不兼羣廟之主為其尊遠而不敢褻也豈有反以功臣配享之禮乎惟祫祭合毀廟未毀廟之主而祭之則功臣亦得配享故詩云實維阿衡正以伊尹咸有一德故配享而並頌之也梁制禘以夏祫以冬皆以功臣配而唐貞觀禮祫祭功臣配享於廟廷禘享則不配與周禮合何楷疑禘祫俱以享名而禘尤大於祫故盤庚言大享正指禘祭而功臣配享序說非妄不知祫祭有二王制

謂天子祫禘祫嘗祫烝諸侯嘗祫烝祫此時祫也公羊所謂五年而再殷祭者殷盛也故春秋書大事而傳稱大祫既可云大事則亦可云大享初不必致疑耳

小球大球

毛傳曰球玉也鄭箋曰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大玉謂珽也孔疏引禹貢雍州厥貢球琳琅玕以申毛引考工記玉人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以申鄭令攷玉藻云笏天子球玉則球固美玉可以為圭者也周禮大宗伯曰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

執鎮圭注云鎮安也所以安四方蓋以四鎮之山為瑑飾春官典瑞曰王搢大圭執鎮圭繅五采五就陳氏禮書曰所執者贄也所搢者笏也則毛鄭之說實為有據故蘇轍李樗從之王安石曰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所贄之瑞也小共大共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范處義曰既言下國則小球大球為諸侯所贄之瑞小共大共為諸侯所共之貢何疑之有錢天錫云小球大球是輯五瑞是入朝時所執以為信者小共大共是貢方物乃入朝時所獻以為敬者中其義頗為明晰由鄭氏之說則所云受者乃受之於天蒙上章帝命言也由王氏之說則所

云受者乃受之於諸侯因下文言下國而知之也朱傳謂小球大球之義未詳而並存二說蓋亦以其理之俱可通歟然古說自有授受也

綴旒

毛傳曰綴表旒章也意謂湯既受此二玉以作天子為下國之表準章程也鄭箋曰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是謂湯執圭搢珽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縿著焉孔疏申毛謂綴之為表其訓未聞覓及旌旗皆有旒旒者所以章明貴賤

說為旒並無明證其申鄭則引內則紉箴請補綴公羊傳君若綴旒

旒爾雅說旌旗云縿旒九秋官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

旒為說是鄭氏之說較之毛傳為有據故後儒多從之

但攷禮記郊特牲八蜡之祭三曰郵表畷注引詩作為

下國畷郵郵謂民之郵舍言湯為下國諸侯在畷民之

處使不離散說者謂所引齊魯韓三家之說也而疏謂

畷者謂井畔相連畷之所造此郵舍田畯處焉毛氏訓

綴為表安知毛氏所見經文非畷乎毛氏師傳有自不

容遽非也范處義曰說者以綴旒為旗之垂者則以為斿也既取附上為義不若謂如王旒之垂前後皆綴于冕也據王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為說亦通

小共大共

共字有四義毛傳曰共法也王肅述之曰言湯為之立法成下國之性使之大厚乃荷任天之和道也此共字當讀為恭前漢王褒傳共惟春秋法四始之要服虔曰共敬也顏師古曰共讀曰恭是也鄭箋曰共執也小共

大共猶所執搢小球大球也孔頴達申之曰箋以此章
類於上王必以手執之故易傳也大球實搢之而言執
者將搢亦執故同言拱也此共字當讀為拱爾雅曰秉
拱秉也郭璞曰兩手持為執邢昺曰老子云雖有拱璧
是也又論語子路共之朱注謂如後兩說則共當為拱
執之義是也王安石曰小共大共小國大國所共之貢
也此共字當讀為供僖公四年左傳曰敢不共給前漢
成帝紀曰無共張繇役之勞顔師古曰共居用反謂共

其張設是也蘇轍曰共珙通合珙之玉也此共字又讀為珙襄公二十年左傳曰竊其珙璧說文曰珙玉名是也總之四家之說俱為破字毛氏由恭而轉為法其義似迂故朱傳存鄭王蘇三說而獨不取之也鄭說從之者亦鮮葢小球大球小共大共語句雖同既分兩章必另是一物且如孔氏申鄭之說當云即所執搢小球大球不當云猶所執搢小球大球也蘇說惟李迂仲從之上章之球為玉故亦以此章之共為玉也范逸齋呂東

萊嚴華谷俱從王說朱子亦列其說於前殆以其近理而可通耳

駿厖

毛傳曰駿大厖厚也孔氏申之曰駿大厖厚釋詁文攷爾雅釋詁駿字有三義大也進也長也厖字有二義與駿俱訓大者郭璞引此詩為證而邢疏云厖者深之大也其一訓有曰幠厖有也邢疏曰成十六年左傳曰民生敦厖言人生聚豐厚大有也而厚字之訓則為惇亶

祜篤孳仍肶埤笁腹而已並無厖字孔殆誤歟又攷左傳杜注云敦厚也厖大也以敦爲厚不以厖爲厚也又閔二年左傳杜注以衣之厖服爲雜色厖凉謂凉薄則厖正與厚相反耳竊未明其義鄭康成讀駿爲俊孔氏申之謂成湯與諸侯作英俊厚德之君是以駿厖爲湯之德行也夫欲頌湯之德行則駿字本訓大何不以爲大度厚德之君而必别易經文乎吕記引董氏曰齊詩作駿駹謂馬也厖字亦加馬旁而後儒多從之朱傳曰

馬之任重必以力聖人任天下之重必以武德亦用其說蓋上章綴旒是取喻則此駿厖亦為取喻上下相配而或疑齊詩魏代已亡董彥遠乃宋人也何由見之胡雙湖嘗言之矣曰董之所舉蓋雜見於傳注者此固說之可通者也范處義又謂既取享上為義不若謂如駿犬之獵得獸則歸其主也攷召南無使厖也吠毛傳曰厖狗也說文亦曰厖犬之多毛者直以厖為犬可不必破字存之以備一解

詩疑辨證卷六